



垂柳

李鸿璧

垂 柳
李 鸿 磊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丹东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 4 插页 4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7-5306-0078-8/I·68 定价：1.3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李鸿璧同志的第一本诗集。共收短诗五十五首。分五辑。

第一辑《历史雕像》是作者审视时代风云而感于心发于喉的深情歌唱。第二辑《小城春韵》则使我们听到小城春天的脚步声。第三辑《海魂帆影》是诗人拾取的大海的浪花，晶莹透明而富有新意。第四辑《故土乡亲》表达了诗人对故土的眷恋和深情，透出了诗人对乡村变化的欣喜心情。第五辑《生活片思》揭示了美也鞭挞了丑，反映了作者鲜明的爱憎。

此集诗作立意新颖，感情浓郁，具有传统的诗情画意之美和哲理意蕴。

3-1656

目 录

历史雕像

啊！人民政府	(3)
他，他死在这里狱中	(7)
思索	(9)
给一位老人	(13)
青山雕像	(17)
给母亲	(19)
华夏之星	(23)
祖国，我默默注视，静静思索	(26)

小城春韵

街头风景线	(35)
竖立的土地	(37)
期待	(39)
小巷晨曲	(40)
冬泳	(42)

拥挤	(43)
我走上阳台	(44)
给H副食品商店	(45)
写在C苗圃	(46)
阳台瑞雪	(47)
春城曲	(49)

海 魂 帆 影

潮汐	(53)
小岛	(55)
海恋	(57)
海魂	(59)
视线	(61)
翅膀	(63)
拾取	(65)

故 土 乡 亲

望儿山	(69)
星	(71)
墨绿的港湾	(73)
土地庙	(75)
树	(77)

果园，红艳艳的太阳	(79)
绿色的卫兵	(80)
百花山谷	(82)
我从家乡带回了	(83)
苦嫂	(85)
啊，垂柳	(87)
深山独木桥	(89)
庄稼人的自豪	(91)

生 活 片 思

狭小的角落	(95)
渡船	(97)
鲜红的回答	(99)
落叶	(102)
运动	(103)
鸭的翅膀	(104)
太阳的颜色	(105)
笑的变种	(106)
老树桩	(107)
爆竹	(108)
书店遐想	(109)
春天的请帖	(111)
友谊	(115)

读	(119)
爱情的小河	(120)
蜜	(121)

历史雕像



历史曾蹂躏过她的贞洁

啊！人民政府……

在这里，我工作二十几个寒暑，
这座普通大楼，还是这么朴素；
但我却常常伫立门前，久久思度，
因为啊，因为她是神圣的人民政府！

多年体验，我愿把她比做人民保姆，
做为她的一个细胞，感到无限幸福。
然而，历史曾蹂躏过她的贞洁，
我呀，也有说不出的痛苦。

那一年仲夏，一个闷热的下午，
大楼前发生的情景，使我惊心怵目——
一个憔悴的妇女，显然刚被推出，
两个褴褛的孩子，偎在母亲胸脯。

这是在何等地方？全县最高首府！

这里出现了什么？分明是一个乞妇！
庄严的大楼，投下一片阴影；
革委会的牌子，蒙受奇耻大辱。

我上前问话，似乎有点唐突：
“你们从哪来？怎么落到这般地步？”
回答我的，是那母亲的眼泪，
还有孩子们奄奄一息的啼哭。

我茫然无措，顿觉舌根麻木，
两位新贵乘车来，对此不屑一顾。
其中一个招我过去，悄声吩咐：
“轰走！别让他们赖住。”

我不忍粗鲁，耐心进行说服：
“走吧，你们也有两只手，别依赖政府。”
那妇女拍着鲜红的牌子，放声大哭，
“人民政府啊，给我们做主！”

象一声霹雳，震动我的肺腑；
啊！她呼唤着自己的保姆。
我和一位同事，把她安抚，
同她攀谈，询问来访缘故。

她的丈夫，原是我们熟知的干部，
多少年呵，在这里把心血付出。
因为他反对那位新贵，和人民站在一处，
被诬为攻击新生政权，强迫插队落户。

半年后，她焚烧了丈夫带“罪”的尸骨，
心碎了，几次来找政府。
满城打听当年的县长、书记在哪住？
她有一肚子话要倾吐。

“现在我没有别的要求了，只请政府做主：
我男人犯了什么罪，该说个清楚！”
她讲的事实谁不曾似目睹？
我们竟无法相助，真是万分痛楚！

啊！掩泪试问楼前树：
为什么，如今有冤无门诉？
难道说，历史要走回头路？
难道说，人民要受二茬苦？

不！苍松翠柏在答复：
人民的意志不可侮，不可辱！
大地下，岩浆正在翻腾、奔突，
就是这大楼，每个窗口也充满愤怒！

披着寒星冷月，把来访者送上归途；
愧疚呀，我只帮助他们填饱饥肠饿肚。
分手了，那妇女说：“同志，你信不？
有党在，政府一定会象过去那样给我们做
主！”

时光的流水，冲走我生活中不少记录；
那妇女的呼唤，总是呼啸在我的肺腑。
仰望着大楼上烈士血染的红旗，
我暗暗地告诫自己：莫辜负人民的托付！

关于那妇女的命运，不说你也清楚，
粉碎了“四人帮”，人民的意愿得到归宿。
还是这座楼，仿佛更加壮美、威武，
那红字牌子，分外明亮、悦目……

1979.2

共和国大厦一盏永不熄灭的灯

他，他死在这里狱中

——怀念刘少奇同志

一九六九年冬，
继续发疯的严冬。
我出差外调半个中国，
深夜途经开封。

晚点的火车停滞不动，
新上来一位旅客把我死盯。
呵，那是昔日的战友——
如今复员的老兵。

我们都亮着警惕的眼睛，
大声应酬风行的官话；
我们都通过封锁的嘴巴，
悄声传递共同的心声。

当火车一声长鸣，

战友说：“再看一看吧，开封！”

然后贴耳告诉我：

“他，他死在这里狱中……”

听到这个“小道消息”，

我怀疑，也不震惊。

只是泪水冲洗着眼睛，

谁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不知火车在黑暗中已经开动，

却觉大地正在不断斜倾，

想必是它难以承受巨大痛苦，

在颤栗中失去了平衡。

我默默拉开窗帘，

望着猛烈摇晃的开封，

那一串串流动的光亮，

象人流，充满血与火的眼睛！

蓦地，眼前飞起一颗巨星，

历史的记忆活在噩梦中——

那是在共和国的大厦里，

高悬一盏永不熄灭的灯！

1980.3.23追记于丹东

你是真正的战士

思 索

或许一千遍还多，
我这样思索：
人生的价值，
究竟是什么？
这思索，
象风筝乘长风而去，
有时迎红霞万朵，
有时飞沙折断线，
飘落荒野。
哪里是它的归宿？
啊！张志新同志，
请你告诉我。
我望着你呀，
象望一轮明月。
趁此刻，
清点你的遗产，

读着你血写的史册，
我的思索，
又象风筝随你飞去，
飞向开阔的境界。

我思索……
你是真正的战士，
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
为真理而斗争，
“断头今日意如何？”
你孤军奋战，
震慑了凶残的恶魔！
你这样不可战胜，
是因为——
整个阶级
站在你的身后，
伟大的党温暖在你的心窝！
于是，
你的生命
如同一条不息的河！
抽刀断水水更流，
流水滔滔唱征歌。

我思索……